

三通考輯要

第一函
第十冊

文獻通考輯要卷十三

山陰湯潛蟄先編輯

馬序附見上郊社考內叙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作宗廟考第十三

宗廟考

天子宗廟

唐虞五廟 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朱子曰昭如字或問世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嚮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召字者則假借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邃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祧

祭之無禋乃止去壇爲鬼

廟貌也禋超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壇

晉張融評曰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主藏乎太

祖五年而再殷祭無去祧爲壇去壇爲鬼之制祭法所言皆衰世之法 陳氏禮書曰廟以象生之

有朝寢以象生之有寢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

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

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

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

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

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

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

世室 朱子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

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

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主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及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一隅旣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李清臣謂略於七廟之說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其言皆是也 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祠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乎 又論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曰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

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邪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藝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爲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 又曰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卽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爲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

原九十一

秦二世元年詔置七廟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

漢高祖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 按漢承秦敝禮制隳廢旣卽天子位而七廟未嘗立至太上

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

惠帝卽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四年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因請

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 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 子孫奈何

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楊氏曰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藏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爲虛文矣 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成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爲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文帝四年作顧成廟

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尙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得徇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景帝中元四年春起德陽宮

臣瓚曰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曰宮

宣帝本始二年詔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元帝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

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丞相韋元成等議曰春秋

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

又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

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昭子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遊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 五年夏復展園秋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

竟甯元年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五月帝崩毀

成帝河平元年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

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

見師古注文

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

祠之不經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義尤不通

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議光祿勳彭宣等以爲孝武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妨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孝武皇帝功德兼有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蔽芾甘棠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不宜毀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爲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七廟是也而以七爲正法以宗爲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爲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爲孝乎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時王莽爲安漢公欲詔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簠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

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光武帝建武二年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祫祀高祖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三年立親廟雒陽祀

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太宗

謂元則降其私親今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

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議

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諫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

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上可涉等議

明帝卽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

獻帝初平中董卓佐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

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按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時未嘗有祭天之禮東都宗廟

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祫遷之法此二失者因循既久不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至董

卓而後定蓋權姦擅國意所欲行不復依違顧忌故反能矯累代之失又按古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

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尊祖也和其高祖也今捨其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和王子繼和帝順桓以河間王孫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曾孫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爲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曾及祖者乃所繼之太宗也自安順以來旣入嗣大位卽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陰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陰有詔附耶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謂知禮者乎

晉元帝卽位上繼武帝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時西京湮沒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四世祖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議以兄弟爲世數故也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

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賀循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盤庚不序陽甲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尙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禮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旣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懷惠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亦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

橫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尙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入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尙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

簡文帝上繼元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按光武既卽位以昭穆當爲元帝後遂祀昭宣元於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長安使有司行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已爲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雖曰中興事同創業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於元成服屬已爲疏遠胡致堂謂雖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春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於義亦未爲大失者此也成哀而下行旣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於晉元帝以琅邪王而事惠懷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繼統卽以漢世祖爲比遽欲自尊而於其所嘗事之君於行爲姪者卽擯之不親祀此何禮耶況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不幾兒戲乎

後魏之先居於漠北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獵劉之禮

孝文太和十五年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遷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太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比較似爲未允朕今奉遵道武爲太祖顯祖爲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於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

唐太宗貞觀九年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憲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鄭康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

舊典從之

武后垂拱四年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制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 武氏革命稱帝改唐西京太廟爲享德廟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爲七室祀武氏七代神主又改西京崇先廟爲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儀

中宗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爲京太廟以景皇帝爲太祖廟崇六室 太常博士張齊賢議曰始封爲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元王周后稷是也但商自元王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卽以高祖爲太祖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以武帝爲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爲太祖宇文以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爲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伏尋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唐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引白虎通義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元註詩序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殊爲不可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卨故以爲太祖卽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

明命令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不以殷王卬爲太祖宋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議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

元宗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中宗睿宗 先時以孝敬皇帝爲義宗祔於廟由是爲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姚元之宋璟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葬在洛州請立別廟於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爲七室矣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蓋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爲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是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室諡爲獻祖并諡光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爲九室

文宗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廟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祔祫合食如常勅旨敬依典禮 自憲穆敬文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

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初元宗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其率意而言爾非本於禮也而後之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爲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代十一室焉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祀一廟未敢輕議御史中丞張昭議曰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殷周二代以穆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元註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元所釋卽殷周以穆契爲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諡之廟自殷周已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穆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秦漢之後雖祖有功仍須親廟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唯武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訕夫追先王先母之

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乃倣唐例追尊四廟按後唐晉漢皆出於夷狄者也莊宗明宗旣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瑋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干闥賢正固之徒曲爲諂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爲六廟然史所載出自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

宋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兵部尙書張昭等奏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商建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爲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

眞宗咸平元年詔議太祖廟號禮官請與太宗合祭同位異坐太祖位乃稱孝子從之戶部尙書張齊賢等言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禮云天子絕晷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唐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並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旣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文公

二年躋魯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主兄弟同位異坐尙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爲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都省上議伏以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繼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漢書禮爲人後者爲之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至公而無疑也必若同爲一代則一太宗不得自爲世數也何以得爲宗乎不得爲宗何以得爲百世不祧之主乎今若序爲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爲大順於時爲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又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廟室稱孝孫臣竊疑焉詔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大廟親廟四並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商紀成湯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商帝乙六世王也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爲正代也溫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室之事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不得祭於廟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之文所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